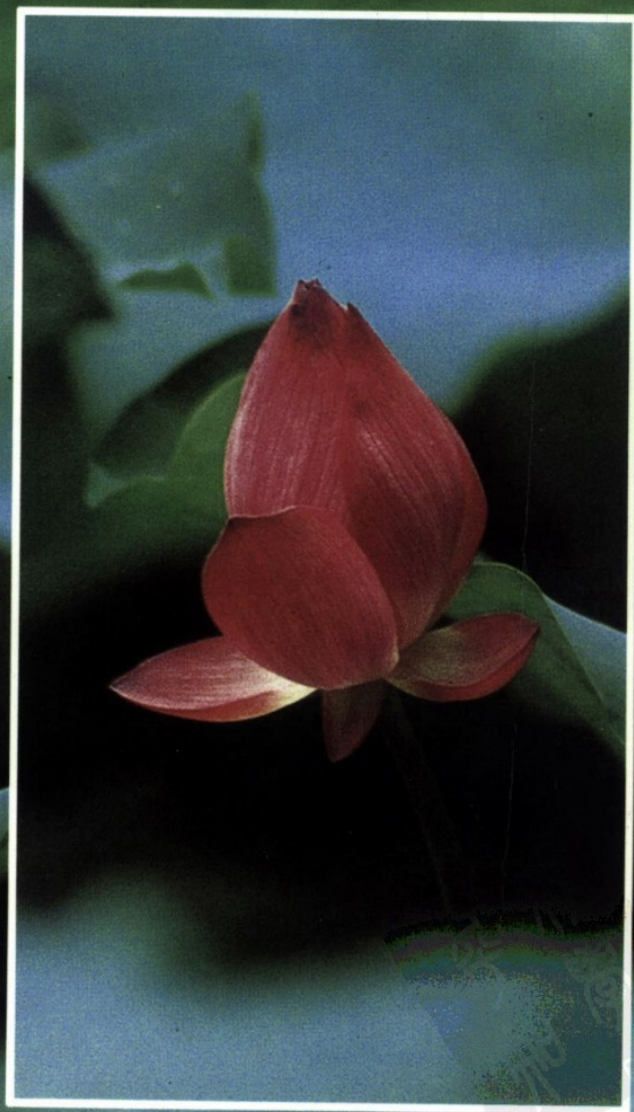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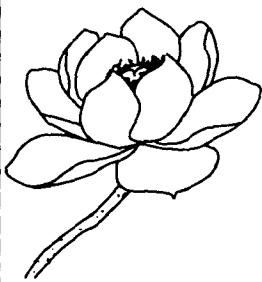
虛雲和尚年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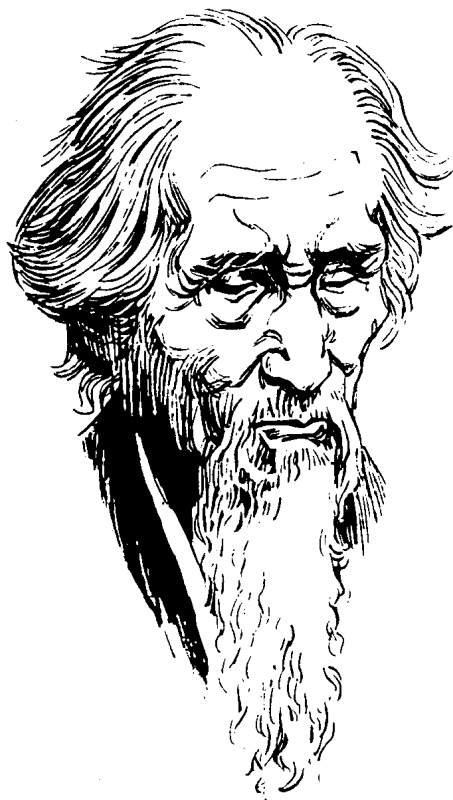


虛雲和尚年譜

妙音精舍敬贈



紀念虛雲老和尚圓寂四十周年



像贊

虛空法界身
雲遊遍十方
法眼本圓明
相德自莊嚴

寬茂發敬印
公元一九九九年農曆九月十二日

虛雲老和尚法相



壹佰壹拾捌歲

佛二九七三
年十月七日

虛雲老和尚在世佛學會留影



佛教世人持淨戒
戒淨莊嚴清淨身
了知舍那心地印
生佛無殊一體真

虛雲題



應無所住



己亥夏
虛雲
題
時年
百廿



寬賢老居士慧鑒：

《年譜》一冊，今日始得寓目。關河多阻，感嘆奚如？憶壬辰歲春，雲門事變時，雲重傷重病，目不見，耳不聞，奄奄一息，九死餘生，偃卧床褥。弟子証圓等，侍奉病榻，夙夜詢問予生平事蹟，蓋恐雲有意外及禍患之重來也。

雲神情不甯，語音乖澀，隨說隨錄，不成片段，予亦未曾過目，祇証圓等將稿寄交居士考訂，承港中善信過愛，遽爾印行，且再版矣。時閱四年，雲始得見，其中不無誤記之處。今令侍者略爲簽出，請居士於刊刻三版時更正之。

雲目瞶耳聾，不能細閱，百病日增，待盡而已。人生如夢，一切皆幻，空中飛鳥，有何踪跡可尋？況學道人耶？留此數行又有何益？若居士以爲佛法不離世法，隨順可爾。此候

法樂

虛雲丙申八月十二日

目 錄

一・虚雲和尚年譜題解	一
二・虚雲和尚傳	二
三・虚雲和尚年譜序	一九
四・虚雲和尚年譜（一卷）	二三
虚雲和尚述	二三

虛雲和尚年譜題解

本書又稱〈虛雲和尚自述年譜〉，係清末民初虛雲和尚（1840～1959）一生之傳記。由虛雲和尚自述，弟子岑學呂等編輯。

本書採編年體。內容輯錄虛雲和尚之家世、生平事蹟、開示、靈異感應等，並附記是年大事及當代人物事略：具行禪人行業自化記、觀本法師事蹟、復仁和尙小傳、戒塵法師傳等；佛教文物事略：李漢魂將軍重修南華事記、南華寺七衆海會塔記、雲門山志序、雲門大覺寺碑記、雲門寺產紀事、臨濟正傳虎丘隆禪師碑等。卷首載有虛雲和尚書函、略傳并年譜序。

如上略述，本書爲研究我國清末民初大陸佛教概況之珍貴資料。虛雲和尚係民國以來，傳法曹洞、兼嗣臨濟、中興雲門、匡扶法眼、延續瀉仰，以一身而繫五宗法脈之禪宗大德，其傳略已揭於本書卷首，茲不贅述。

江西永修雲居山真如寺虛雲和尚傳

雁蕩白衣弟子朱鏡宙敬撰

佛曆二九八六年己亥（西曆一千九百五十九年）九月十二日陽曆十月十三日。雲居山真如寺虛雲和尚以寂滅聞，人天眼滅，舉世震悼，關山難越，道路異辭。逾年，弟子朱鏡宙始折衷群言，執筆爲師傳。於戲！傷哉！

師名古巖，又名演徹，初字德清，湖南湘鄉蕭氏子，梁武之裔也。父玉堂，母顏夫人，中年無出，禱于觀音大士，同夢長髯跨虎頂觀音者，躍登榻上。嗣誕一肉團，母驚絕。有賣藥翁剖得之，鞠於庶母王。生而茹素，不樂世典，見佛像、梵書則喜。年十七，遁南嶽，欲爲僧，失路，不果。父憂之，爲娶田、譚二女，咸不染。

一日，乘間，偕弟富國自泉州玉堂公任所亡鼓山，禮常開和尚薙染。明年，受具妙蓮和尚。自是巖棲谷飲，飢則採松毛野菜爲食。如是數載，大事未明，乃謁華頂融鏡和尚求訣。鏡見師髭髮覆肩，衣不蔽體，問所從習，具以告。鏡曰：「凡若所爲，迹近外道，無怪功夫難成片段。我教汝，願則留，不則任去。」師載拜。命看「拖死

屍是誰」，揚眇之間，時有省發，遂令遊方，兼習教觀。

於寧杭舟中，時暑，人眾男女雜陳。夜半，覺有人撫其下體，驚視之，一鄰女方解衣相就，急起趺坐，得免於敗。

自念生不見母，於光緒八年七月初一日，自普陀法華寺起香，三步一拜，至五臺止。翌年十二月初二日，由鐵卸渡河，日暮風高，四野無人，乃蜷伏道旁一草舍下，夜雪甚。如是四日，飢寒交侵，漸入迷惘。及霽，忽來一丐，出師積雪中，餉以粥。問丐姓氏，答言文吉，從五臺來，回長安去。問：「五臺寺中有往還否？」

曰：「人皆識我。」

丐復指釜中水問師：「是什麼？」無對。

明年正月，抵黃沙嶺，腹痛如割，痢日夜數十下，荒山敗廟，自分無生望。及夜，忽於西牆燈影下見文吉，大喜，急呼之，文曰：「你爲何還在這裏？」旋出藥飲師，並代濯穢衣。

閱日病除，語曰：「汝體弱，前路且遙，朝禮輒可，胡拜爲？」

師曰：「罔極之恩，未報萬一，非至聖地，誓不退也。」

文曰：「孝心難得，汝拜，揪吾負，何如？」師稱謝。

至大谷離相寺，寺僧遇無狀，文辭曰：「五臺已邇，汝之行李，後有人負，我先回。」

嗣於汾州道上遇湘籍武官，爲載至顯通寺。師至，詢文吉，無有知者。某僧合掌曰：「殆菩薩化身耳。」叩謝而去。時光緒十年五月下旬也，屈指蓋三年矣。

尋與普照、月霞諸師結茅九華。適揚州高旻寺以禪七要，師至荻港覓渡，榜人索制錢六，無以應，緣江行，失足墮水，浮沈一日夜，漁者得之采石磯，昇至寶積寺。比蘇，七孔血不止，仍扶病往。月朗請代職，未允，以爲慢，責香板示衆，亦不辯。及寶積寺僧至，舉前事，衆始歎服。自是禪堂內職概令免值，諸緣頓息，工夫落堂。一夕，晚香，忽見大地如同白晝，內外洞澈，隔垣見物，了了無礙，江干人物，悉如眼前。師知是境，悉不取。迨八七開靜，熱水偶濺及手，茶杯墮地，撲落一聲，疑根頓斷，乃述偈云：

杯子撲落地，響聲明漚漚。

虛空粉碎也，狂心當下息。

又曰：

燙著手，打碎杯，家破人亡語難開。

春到花香處處秀，山河大地是如來。

嗣於寧波育王寺先後拜舍利四藏，並然指報親。及期，病不能興，衆咸勸阻，師以泣請，監院宗亮感其誠，扶詣殿上，一心念佛，至法界藏身阿彌陀佛，不覺全身毛管一時齊張。然畢，竟能自起禮謝，見者咸歎希有。

光緒二十六年，師飛錫北京龍泉寺，肅親王善耆太福晉執弟子禮，近支王公咸來參叩。七月，八國聯軍陷北京，師隨蹕西行，隱於終南山。歲暮天寒，萬山積雪，跏趺獨坐，煮芋待熟。鄰舍復成詣師賀歲，但見蓬門虛掩，虎迹斑斑，以磬出靜，問食未，師曰：「煮芋在釜，度已可食。」發視之，堅冰如石，厚及寸許，蓋已旬餘矣。自是僧俗爭來瞻禮，乃易名虛雲，宵遁而去。

度金沙江，禮雞足山，衆聞石門鐘磬聲，訝曰：「其有聖僧至乎？」

過大理，提督張松林、林福興請駐崇福寺，師曰：「吾向不住城市。雞山，迦葉道場，能爲謀片地，徐圖興復，固所願也。」遂以鉢孟庵居師。庵之右，有巨石當門

，形家以爲不祥，命工百餘不能舉。師禱伽藍，率十數衆左之，世號雲移石。

一日，道出永昌和木樹，遇湘潭籍禪修和尚持畚修路，數十年如一日。師欲默覘其異，與同寢處，如是坐，如是食，如是持畚，如是移土，旬餘不交一語。一夕，偶於月下跌坐，修躡至其後，喝曰：「在此做什麼？」

師徐應曰：「看月。」

修曰：「月在何處？」

曰：「大好霞光。」

修曰：「徒多魚目真難辨，休認霓虹是彩霞。」

師曰：「光含萬象無今古，不屬陰陽絕障遮。」大笑而別。

過騰衝，止湖南會館，行裝甫卸，有披麻數輩叩請誦經，師以不赴經筵對。館首進曰：「此吳太史曾孫也。太史自稱前身是和尚，臨終遺言，將有高僧過境，爲其超度。今師至，莫非宿緣。」諾之。

師以興復雞足非邊郡民力所許，乃往南洋募化。比抵占城，聞國內強提寺產耗，遂歸滬上，與寄禪晉京力爭。事聞於朝，嚴諭始止。

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，清廷諭云：「雲南雞足山鉢孟峰迎祥寺加贈名護國祝聖禪寺，欽賜《龍藏》，鑾駕全副，欽命方丈，御賜紫衣、鉢具，欽賜玉印、錫杖、如意，封賜住持虛雲佛慈宏法大師之號，奉旨回山傳戒，護國佑民。內務府大臣傳知虛雲，謹領各件回山，永鎮山門，善爲佈教。地方官民一體虔奉，加意保護，毋得輕褻。此諭。」

明年正月，奉藏經及妙蓮和尚靈骨入塔畢，道出暹京，講經龍泉寺。忽一定九日，遐邇爭傳，自國王大臣以下，咸來執禮。

宣統元年冬，師回雞山，奉經入藏。明年，開講《楞嚴》，庭前古栗咸湧優曇。夏，得湘中清節尼書及妙淨尼遺偈，哀感動人，師有句云：「久矣渾忘塵世事，莫將餘習到雲邊。」清節，即夫人譚氏；妙淨，則庶母王也。

辛亥之際，人心浮動，各省時有逐僧毀寺之舉。雲南協統李根源率兵入山，駐悉檀寺，揚言將逮師，衆勸之避。師曰：「如係宿業，焉用避爲？」獨懷刺謁李，門者懼禍不敢通。師逕入，見李方與前雲南布政司趙藩殿上坐，趙爲師舊識，尊上坐，李獨抗聲曰：「佛教有何用處？」

師曰：「聖人設教，淺之化善去惡，大則濟世利民。自古政以齊民，教以化民。佛教教人治心，心爲物本，本正，物咸以寧，而天下太平矣。」

李曰：「要這泥塑木雕作甚麼？」

師曰：「相以表法，示敬畏耳。人如無所敬畏，將無惡不作，無作不惡，是亂階也。昔者尼山塑聖，與今歐美之有銅像，其義一也。」

李曰：「其奈今日和尚多行不義何？」

師曰：「和尚乃通稱，原有聖凡之判，若見一二不肖而概其餘，是猶以一二不肖秀才而非孔子也。烏乎可？即今先生軍紀嚴明，其亦能保一一皆如先生者乎？」李大悅，秉燭深談，竟忘夜永，執弟子禮而去。

民國肇造，聲教未敷，西藏負隅，未肯易幟，中央命滇軍殷叔桓討之，師次賓川。師聞，急往謁殷，曰：「藏地崎嶇，民悍善戰，覺端若開，禍無寧日，藏俗奉佛，盍遣一佛教徒往說之？」殷以師請。

曰：「某漢人也，麗川有四保法王者，宿負重望，藏人敬戴，苟得一言，當可不戰而定。」